

长篇小说

死亡螺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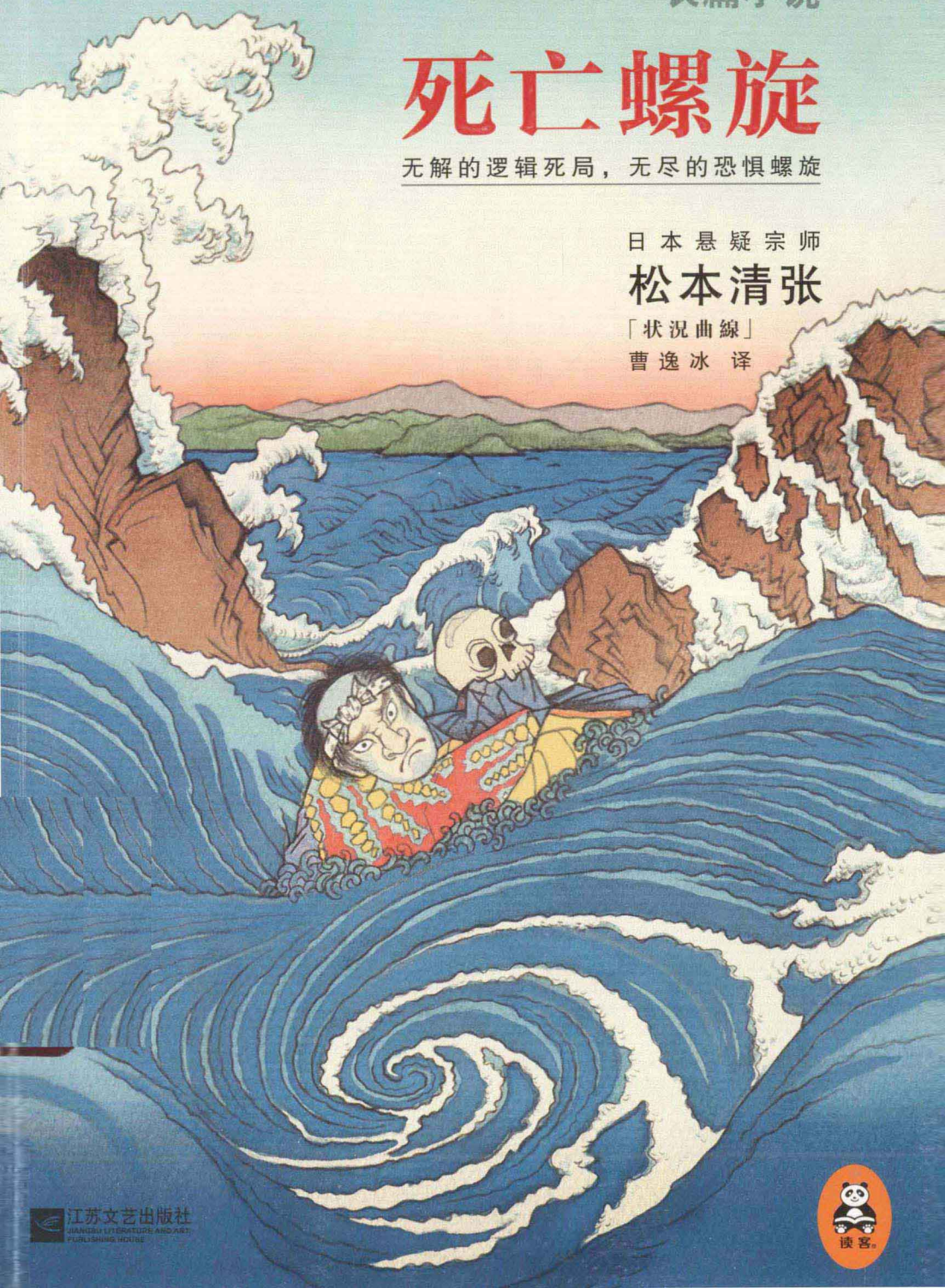
无解的逻辑死局，无尽的恐惧螺旋

日本悬疑宗师

松本清张

「状况曲线」

曹逸冰 译



死亡螺旋

无解的逻辑死局，无尽的恐惧螺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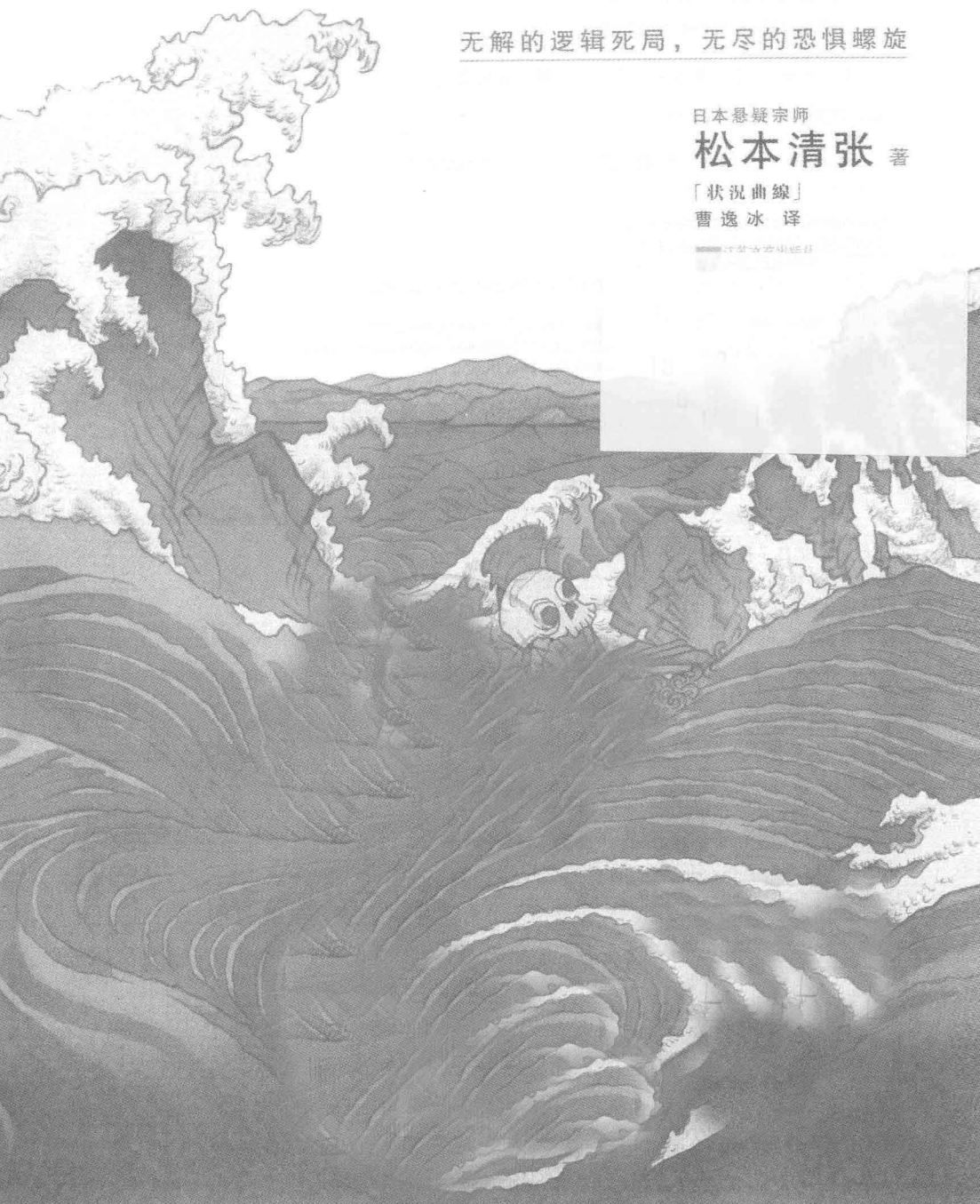
日本悬疑宗师

松本清张 著

「状况曲线」

曹逸冰 译

—— 中国公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螺旋 / (日) 松本清张著 ; 曹逸冰译 .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13.6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6223-8

I . ①死… II . ①松… ②曹… III .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4194 号

Jyokkyokusen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88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2012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 10-2013-182 号

书 名 死亡螺旋

著 者 (日) 松本清张

译 者 曹逸冰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吴 涛 孟汇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88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23-8

定 价 3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六月十日。

东京中心地带的铁桥下，有一片狭长地带，蜿蜒曲折如同迷宫，还有许多死胡同。从地理上看，这片区域位于有乐町与大手町的中间。迷宫深处，有寿司店与酒吧，中间还夹着一间店面很小的咖啡厅。沉重的红黑色仿栎木门上，安着一个镀金的狮头雕刻，上方配着白色的浮雕文字——“DATE”。

光看店名，可能会以为那是“约会”的意思，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那个不相称的金色狮头。也难怪，这里的“DATE”不是“约会”，而是“枣椰^①”的意思。店主可能是从椰树摇曳的热带风情，联想到了“鱼尾狮”吧。可为什么要将店铺命名为“枣椰”呢？莫非店主将铁桥下的这片细长的迷宫，比作了热带雨林中的小径不成？

梅雨季节的天空下，低垂着斑驳的乌云。小雨时下时停，十分闷热，路上也特别昏暗。这条路仿佛永远走不出黄昏一般，甚是阴森。

“枣椰”店内曲径通幽。这里保持了原先的风格，与三角形、不规则

① “Date”亦有“枣椰树”的意思。枣椰树是热带和亚热带干旱地区的特种树木，北非、西亚、南亚广大地区都有种植。

矩形的建筑物遥相呼应。天花板两侧的荧光灯灯管被挡住了一些，光线变得很柔和。这样的间接照明，使店里显得十分幽暗。

然而，如此昏暗的灯光，也无法完全掩饰店铺设备的残旧。意义不明的壁纸、几幅四号大小画质粗劣的油画、布满香烟焦痕的桌子、没有新意的桌布、补过好几次漆的椅子……用寒酸来形容也不为过。

可坐在咖啡厅里的三位绅士却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三人都穿着上等的英国产西装，坐姿也是落落大方。要是能往他们的领口别上一朵玫瑰花或是一枚议员徽章，那该有多么相称啊。

三位绅士好像并不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反而有点老主顾的腔调，表情十分放松。咖啡杯早就空了，杯底只剩下一些褐色的残汁。可他们并没有离开的意思，看上去对这块舒适的宝地恋恋不舍。

三位中年男子中最年长的一个，大概有五十二三的样子，红扑扑的面颊，肩膀很宽，有很明显的啤酒肚，还有个婴儿一般可爱的双下巴。年岁居中的那位四十七八岁，高高的八尺身材，下巴显得颇为尖削。最年轻的那个也有四十四五岁左右，长着柔和的鸭蛋脸，不过他的浓眉大鼻，给人留下一种精力充沛的印象。

他们虽然凑近身子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可却没有高声谈笑，只是安静地坐着。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故作镇定，是凭理性不断压抑着内心的冲动。

显然，三人正等待着什么。

他们时不时地撩起袖子看手表。最后，四十七八岁的长脸男人站了起来，一副时辰已到的表情。他走向入口处收银台旁边的桃色公用电话，拎起听筒，小心翼翼地投进一枚十日元硬币，就好像对话从投硬币这个动作起便开始了。

收银台附近没有其他人，可男子还是用长长的手指遮住听筒。他弓起背低声细语，生怕对话的内容被人听了去。他动了两下嘴，听到对方的回答后，看了看手表，立刻就挂断了电话。如果有人此刻坐在收银台附近

的话，也许还能听到听筒那头传来的女声。

高个男子满足地笑了。他走回桌旁，带回另外两人期待已久的答案。

“对方说老师三点十分到，还有三十分钟。说是刚从霞关^①出来。”

另外两人也看了看手表，露出放心的神色。体态肥胖的五十岁男子轻轻颤了颤身子，而最年轻的男子，也抖了抖脚。

对方总是让他们在这家咖啡厅里等消息。

三位绅士已经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其间那位高个儿男子有三次走向那台脏兮兮的桃色电话，加上刚才那次，已经四次了。

“泽田小姐都心疼我们了，平时她的声音都是公事公办的，可今天却说‘老师实在是公务繁忙，请各位见谅’呢。”打电话的男子如此说道。

“哎呀，那该不是因为她喜欢成濑先生你吧？她跟我们才不会说这些话呢。”肥胖男子撅起小嘴调侃起高个儿男子来。

“哪里哪里，”名叫成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雪茄盒，用纤长的手指取出一支雪茄，露出神经质般的苦笑，“我们都知道，她可不是什么窈窕淑女。”

“一点儿没错。”大鼻子的四十岁男子也探出身子，表示同意。

“她每天要在电话那头面对各种老江湖，能不一本正经嘛。她都跟了老师六年了，怎么着也该锻炼出来了。”

男子口中的“她”，正是刚才电话那头出现的“泽田”。三个男人讨论起女人来，那自然来了劲儿，话变得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三个人脸上虽然露出了十足的兴趣，可却没有七嘴八舌。或者说，他们是故意不让自己多说话。在场的三人都在暗暗打心理战，唯恐自己说漏了嘴，泄露天机。三位绅士虽然是朋友，可在事业上却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说是敌人也不为过。

不过，其中一位绅士之后就找到了说话的机会。那扇安有狮头的沉重栎木大门被缓缓推开，一个六十多岁、满头白发、两颊鼓鼓的男子畏畏缩

① 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许多政府机关都位于此地。

缩地探出头来。

这位新来的客人穿的也是定做的高级西装。肥胖男子朝门口看了一眼，便双手撑住椅子的扶手，硬是把自己的身体支了起来。

“我走开一下，”肥胖绅士向另外两人点头示意，“就五六分钟，一定会在出发前回来的。”

“味冈先生，我们准备十分钟后出发。”尖脸绅士的用词虽然婉转，却用锐利的目光提醒肥胖绅士。

“我知道，我也很着急。”名叫味冈的肥胖男子点了点半圆形的下巴，跟着白发男子出门去了。

“中原先生，你认识那个人吗？”成濑向旁边的那位绅士问道。

鸭蛋脸的中原稍稍抽动了一下他的大鼻子：“那是甲东建设的社长，末吉祐介。我好像在哪家派对上见过他。”

成濑轻轻点了点头：“他好像特别想加入南苑会，已经缠着味冈先生整整半年了，硬是要让他帮忙介绍。不过……估计还不行吧？”

“肯定不行，”中原表示同意，“在关东业界，甲东建设的势头的确不错，可离我们这些大公司还差得远。我理解他想加入南苑会的急切心情，可他好像并不明白资格审查有多么严格。”

“不过，他怎么知道今天南苑会突然把我们召集起来的呢？”

“肯定是味冈专务说漏嘴告诉他的。他们是老相识了。”

不用问，成濑也知道答案，他只是想确认一下罢了。

“所以他才会被末吉缠住不放啊……”成濑看了看手表，开始担心味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今天我会再提一次的。”味冈腆着硕大的身躯，俯视比自己矮五厘米、瘦十公斤以上的白发末吉。

两人没有离开铁桥下的地区，站在拉面店与炸猪排店之间的马路上。

“入会的事是直接跟老师提吗？”末吉见味冈巨大的身躯没有移动的意思，也只好站在厨房窗口的烟囱旁边。他一边小心身上的新西装，一边

瞥了瞥味冈。

“到时候再看看吧。要是老师心情不好，我提这个反而会坏事。今天是老师临时把我们叫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不过我们也习惯这样了。”

“老师的秘书泽田小姐有什么反应吗？我是说我入会这件事。专务，你不是说半年前就跟泽田小姐提过了吗？”

“泽田小姐其实算不上秘书，她只是东明经济研究所的员工，并没有秘书的头衔。”味冈在回答之前，先纠正了对方的错误。

“先不管头衔，反正她肯定不是普通的女员工，说白了就是秘书吧？东明经济研究所的事情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已经跟了老师足足六年了不是吗？”

“东明经济研究所只有她一个人留守，也只是一台电话。她啊，就是个联系人。老师不在的时候，她负责记录各种电话，归纳在便签上给老师看。便签上可能会写一些简单的要点，可老师肯定要求她别把重要的事情说出去。”

“守着电话的女员工就是秘书呀。老师肯定心中有数了。话说泽田小姐究竟几岁了啊？哦……我偷偷打听人家的年纪是不是不太合适……”

“她啊，三十二三吧。”

“干了六年，差不多是这个年纪了。听说她还没结婚？长得漂亮吗？”

“这个问题你都问了三遍了……她不算是个大美人，一般般吧，有几分姿色。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她有男朋友吗？有没有和人同居啊？”

“我怎么知道，你要想知道，自己去问不就行了！”

“我也想问啊，所以您就赶紧带我去东明经济研究所吧！”

“……又上你的大当了。不行，不行。反正我今天会问问泽田小姐，看看老师是什么意思。她应该已经把你的事情传达给老师了……啊，时间要过了。那两个人肯定等急了，我得先回去了。”

“专务，一切就拜托您了。”面相精悍、身体瘦弱的白发老人，朝向

味冈那肥硕的身体深深地鞠了个躬。

三分钟后，三位绅士匆忙离开咖啡厅，前往附近的停车场，分别坐上了自己的专用车。那可都是精美无比的进口车。三辆车往南方驶去。乌云压阵，昏暗的天空飘起丝丝小雨。

奶白色的大楼看上去有些脏，细微处堆满了各种过时的雕刻设计。这栋七层高的大楼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心脏地区。周围都是四四方方崇尚简约美的现代化高楼大厦。这栋大楼在其中显得越发落伍与陈旧。

突出的玄关挑檐上有精细的仿古雕塑。从铁桥上开来的三辆汽车，正停在门口。三人之所以没有选择最经济的拼车，是因为他们三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公司。

三人下车之后，纷纷把车子打发走了，因为他们不想让门口的三辆车招人耳目。这栋大楼七层高，“神邦大楼”几个字镶嵌于玄关的屋顶上。

一楼的照明甚为炫目。因为大楼的地段很好，一楼的商铺都是最一流的。建筑物两边是出入口，水晶吊灯下人头攒动。二楼以上都是写字楼，没有了这么好的照明，人也非常少，放眼望去，尽是冷冰冰的大门。

三人乘坐旧式电梯来到四楼。肥胖的味冈先下了电梯。

走廊里的窗户很少，显得特别昏暗。何况外头在下雨。狭窄的走廊特别闷热。三人走过三扇挂着公司金属名牌的房门，终于止步。他们抬手看了看手表。

那是一扇颜色很不起眼的大门。门边墙壁上挂着一块灰不溜丢的厚木板，上面用墨汁写着“东明经济研究所”。

味冈敲响门铃，用手整了整领带。另外两人也是如此。

大门从内侧打开，一个圆脸长脖子的女人探出半个身子。她身着红色上衣，在这个灰漆漆的地方显得特别刺眼。女子露出微笑，没有鞠躬，只是稍稍点了点头。

味冈、成瀬和中原依次进门后，女子关上了门，门发出沉重的声响。

房间兼有接待处、办公室、来客等待室这三个作用。墙边放着一张

办公桌，上面摆着一台电话。桌上有一个细长的蓝色玻璃器皿，里头插着一枝红色的鲜花。电话旁边是转接器。书架上摆着五六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可标签上却没有写一个字。一旁有一盏台灯。桌子前面只有一把椅子，不过墙边还摆着三把简朴的椅子，看来是为客人准备的。房间虽然很旧，可空间却得到了充分利用。房里还有另外两扇门。

三人没有坐下。味冈轻声问候道：“泽田小姐，老是麻烦您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低头致谢。另外两人也欠了欠身子。

之所以说得这么轻，是怕被里间的人听见。

“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成濑跨出半步，面带微笑地说道。

“不，是我们这边让你们久等了。”女子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着。她大模大样地走向正中间的门，转开门把手对里间的人说：“他们来了。”

屋里的人“哦”了一下。泽田侧过身子，特意为三位客人按住了门。

里间大概有五叠^①大，足够宽敞。虽不算豪华，但窗边有一张宽大的书桌，后头则是个大书柜。在窗外阳光的照射下，能清楚地看到书桌的纹理。除了一台电话和一个按钮，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墙上没有挂壁画。

书桌边有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上头放着一个插了花的花瓶。桌子周围放着客人专用的椅子，房间里还有一张长椅，上面铺了坐垫。长椅并非皮制，是在百货商店就能买到的普通家具。房间里的摆设简约实用，唯独地上的波斯地毯特别惹眼。颜色、花纹也好，柔软度、厚度也好，一切都完美无缺，一看就是伊朗伊斯法罕的正宗地毯。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张地毯与周围实用的家具格格不入，可是看习惯了就会发现，是地毯在调节屋子的氛围。而这也显出房间主人的品位。

东明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今年六十五岁，身材矮小，一头短短的白发。眉毛倒是挺浓的，就是尾端夹杂着一些长长的白毛。他的眼窝下凹，眼睛特别大。年轻时候肯定非常讨人喜欢。脸颊也有些窄，耷拉的眼皮隐藏在两块阴影之中。鼻子附近几乎没有脂肪，显得又高又尖。嘴巴很大，

① 日本的房间面积计量单位。一叠即一块榻榻米的大小，约合1.62平方米。

嘴唇很薄。纤细的脖颈上能清楚地看到血管。他身着藏青色双排扣西服，打着一条颇有夏日风情的白色领带，显得很年轻。

三位绅士在椭圆桌旁坐下。他们都是大型建筑公司高层领导，两个专务，一个常务。但在经济研究所所长面前，他们毕恭毕敬，双手放在膝盖上，双腿并拢低头不语。所长靠在对面长椅上，摊手摊脚地陷在坐垫里。

“没想到在霞关花了这么长时间，耽误了与大家的会面。你们都是大忙人，真是对不住啊。”所长笑道，露出雪白的龅牙。这些没一颗是假牙，都是所长引以为豪的真牙齿。

他虽然在笑，眼睛却没有眯起来。不过他的关西口音，让语气柔和了不少。

“哪里哪里，我们也就忙点生意事，根本算不上什么。倒是老师您百忙之中一直给我们特殊关照，我们还要代表会长和社长感谢老师您呢。”最年长的味冈专务收紧圆溜的下巴，代表另外两人表达了谢意。由于表达敬意之心太过急切，反而让语言流于形式。当然，成瀬专务与中原常务也深深地低下了头。

老师——味冈是这么称呼所长的。在咖啡厅讨论的时候，他们用的也是“老师”这个称呼。

在丸内、银座、赤坂一带的酒店或写字楼里，经常会发现挂着“××政治经济研究所”招牌的房间。这些研究所的所长被人称为“老师”，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这些所长大多是政治家或政治评论家。其实这些地方基本不研究日本或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挂着一个研究所的招牌，实际上是政治家的联络处。

不过这家“东明经济研究所”，却褪去了老套的“政治”二字。这里不是议员和政治评论家的联络事务所，白发老头也算不上是“所长”。

难道这家“经济研究所”是总会屋^①的联络事务所吗？非也。看老头的样子，就不像是道上的人。

① 手上只有少量股票，却出席股东大会、敲诈公司的人。

身着红色上衣的女子送来了几杯红茶，然后又离开了。她就是泽田美代子，三十一岁。双眼皮、小鼻子、娃娃脸，喜欢咬嘴唇。额头上留有手术的疤痕，看上去有点神经质。

在铁桥下的咖啡厅“DATE”里，三人讨论的就是泽田。

隔壁房间的电话不时响起，每次泽田美代子都会用稍带嘶哑的声音作答，从没进房间请示过“老师”的意见，电话里的回答也都很短促。房里的人听不见电话的内容，但不难想象泽田办事十分麻利。

她之所以不把电话转进房间，也是因为不想让三位客人听到来电人的名字。

“我去见山上了。”大眼睛老头开口道。

三人没有立刻作答，欲言又止地望着对方。

“不过只谈了十分钟。要见他的人实在太多了，搞得我也焦躁不安。那种地方我也不喜欢去。”

“您说得是啊，”味冈低头说道，“局长室那儿是很不得了的，我也只进过建设省^①的局长室，而且还是和另外七八个人一起去陈情的。大藏省局长室门外肯定有更多人排队等着呢。”

“山上是给我面子。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到处活动，现在也是如此。”老头继续自顾自地说话。

“老师，局长算是您的好朋友吗？”成瀬问道。

“也不算吧，只是多少和其他人不同罢了，毕竟是老相识了。”

“您说的是。”

“见面的十分钟里，有五分钟都在聊以前的事情。山上一个月前正好去新加坡和牙买加出差了。他回到当年去过的那座山丘公园，没想到茶店老板竟然用日语跟他打招呼，他还记得山上呢。山上也吓了一跳，毕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不过，山上的样子的确和年轻时候没有太大差别。”

① 日本的中央行政机关各部称为“省”。下文中的“大藏省”是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机关。

“我曾经远远见过局长一次，的确很年轻啊。”中原说道。

“再年轻也有五十二岁啦。不过像他那么有特征的人，确实是不显老的。你看人家当地人都记得他。不过那店老板好像记性特别好，他还向山上打听我呢，问‘巨势还好吗？’……”

“巨势堂明”就是“东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名字。

三人恭恭敬敬地听着老人的话。老人短短的白发缓缓摇晃。要是窗外有灿烂阳光的话，那头白发一定会更闪亮。

和大藏省局长的会面时间只有十分钟，而其中的一半都在聊新加坡之行。泽田美代子之前告诉他们，会面时间只有二十分钟。而老人的杂谈已经超过十五分钟了。

隔壁房间的电话铃不时响起，看来泽田美代子回绝了不少会面要求。

三人渐渐面露焦色。他们已经在咖啡厅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一来这里又要听这些废话。当然，了解巨势与大藏省长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毫无用处，可所长肯定不会让他们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三家大型建筑公司的高层被一个老头叫出来，绝不是为了听这堆莫名其妙的废话的。

不过最重要的话题，终于在最后的五分钟里出现了。

“之前提过的跨县观光道路，大藏省决定出钱了。这是从山上的口气里推测出来的……”说完这句，巨势堂明与三位客人的会面就结束了。短促的敲门声，就是结束的信号。泽田美代子递来一张对折的纸条，摆在巨势的面前。

为节省老头戴老花眼镜的时间，纸片上写下几个又黑又大的铅笔字：

宫村小姐第三次来电。

巨势的手指头有点僵硬，不小心把打开的纸片掉在了桌上。三人偷偷扫了一眼，巨势立刻捡起塞进了口袋里，对站着的泽田美代子点了点头。

因为位置的关系，只有味冈一人看到了照片上的铅笔字，当然他还是双手放在膝头，一动不动。他本来就胖，这样的坐姿让他显得更愚钝。

成瀬机灵地看了看手表，朝两旁的味冈和中原使了个眼色。于是三人

站起身来。味冈是最晚站起来的。

“那我们就告辞了。”味冈代表三人说道。他们同时低头致谢。

“是吗，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这么久。”巨势的两只大眼睛中间挤出了一道道皱纹。

“哪里哪里，我们还要感谢老师您挤出宝贵时间见我们呢。”成瀬深深地低下了头。

“真是太感谢您了。”中原接着说道。

“今天只是告诉你们局长有什么反应罢了。最近肯定会再找机会跟你们通气的。”巨势也站了起来，他又瘦又矮。

“好的，非常感谢您。”

“对了，老规矩，今天的事情你们千万别跟人说啊，仅限于日星建设、大东组建设和共荣建设三家，明白了吗？”

“是，我们知道了。”

三人齐刷刷地弯下腰。泽田美代子绕去巨势身边，用软刷子为巨势掸去衣领上的灰尘。巨势白色的脑袋只到她的喉咙处。

“啊，还有，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去打个高尔夫吧，如何？”巨势一边让泽田刷衣领，一边说道。

“好，我们是求之不得啊……”成瀬脸上堆满笑容，两眼闪闪发光。

“日子嘛……”

“是。”

“我会再联系你们的。还有地点……还要看你们有没有空呢。”

“您说的是。我们随时恭候您的电话。我们什么时候都有空……”中原说道。

“怎么可能一直有空呢，你们可都是高级干部，行程肯定也排得满满的，再加上出差，我肯定会提前一星期通知你们的。”

“那可真是太麻烦您了。”味冈再三感谢。

“那就这样吧。”巨势摆了摆手，走在三人前头。

“请您走好。”

“多谢了。”

三人一直鞠着躬，直到巨势身后的泽田美代子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没有送到走廊，就站在门口，等待泽田送巨势进电梯再回来。巨势不太喜欢有人送。一开始三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反而多此一举，遭到了所长的责骂。他好像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和谁见面。

旧式电梯的噪音很大，远远就能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三人默默站在原地，东张西望。这和咖啡厅里的气氛略有不同。所长说的“跨县观光道路”，就是气氛产生变化的分水岭。

不断接近的脚步声告诉三人，泽田美代子已经回到了走廊。听声音就知道她的步态有多么端正。

“久等了。”果然，门一开，就看到了抬头挺胸的泽田。她算好巨势已经到了一楼，便回到办公室来送客。

三位建筑公司的高级干部不住地道谢。泽田站在房间的一角，脸上露出了微笑。

味冈正弘的车快到东京站了，八重洲入口就在眼前，可他却突然命令司机折回神邦大楼，说自己忘拿东西了。

成瀬乘坐的大东组建设的车刚才还开在前头，现在已消失在了滚滚车流之中。共荣建设的中原的车，一开始就是往反方向开的，外头下着闷热的小雨，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白色的雾气。眼前的挡雨刷不住地摆动，刷出一个个半圆形。

宫村小姐第三次来电。

只有味冈才看到了泽田美代子的纸条。

味冈知道“宫村”是谁。她和泽田美代子一样，是巨势堂明另一家事务所的员工，做着类似秘书的职务。那家事务所也是一个人、一台电话、一间布置简洁的房间和窄小的办公室，和刚才见到的泽田美代子的房间一模一样。她们平时就负责接电话，有客人来访的时候也接待一下。

味冈是从一个地产业人士口中第一次听到“宫村”这个名字的。大型地产公司的干部们经常出入巨势的事务所。据说他们是一个叫作龙水会的联合会。不过告诉他这条情报的人并不是龙水会的成员，所以就只知道名字而已。

味冈等人参与的以巨势堂明为中心的联合会名叫南苑会。由十七家建筑公司组成。而龙水会则是以地产公司为主，至于有几家公司，他就不清楚了。

那个地产业人士还说，有许多同行都挤破头想加入龙水会，他们都直接找事务所的负责人——一个名叫“宫村”的女性。所以味冈看到纸片的时候，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龙水会不可能堂而皇之地挂起招牌，很有可能跟南苑会一样，在一栋破旧的写字楼里，挂着灰不溜丢的“××经济研究所”的门牌。从巨势堂明的工作性质推测，龙水会和南苑会的距离应该不会很远，离政府机构和商业区肯定很近。

雨下大了，豆大的雨点打在车窗上。味冈竟想象起素未谋面的“宫村”来。巨势堂明究竟更重用谁呢？味冈对泽田美代子的兴趣，逐渐创造出了一个“宫村”的幻影。

经常出入“东明经济研究所”的人，都在暗自猜测巨势堂明与泽田美代子的关系。大家都心中有数，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没有客人来的时候，事务所里就他们两个人，况且所有的客人都是有预约的。多好的条件啊！

味冈之所以会想起这些，是因为他正准备去见泽田。当然，他的目的并非侦查两人的关系，而是工作性质的：甲东建设的末吉祐介一直缠着味冈介绍他入会，希望味冈帮忙问问泽田。刚才还有成瀬和中原在场，他实在不好开口。

透过车窗上的雨帘，味冈能依稀看见古朴的神邦大楼。肥胖的味冈有些心跳加速。

神邦大楼一层的商店街里挤满了前来购物的客人。电梯距离东西两个出入口各有三十来米。味冈从西边的入口进去，走了七米就停了下来。他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是溜肩膀、高高大大的成瀬敬一。身上的浅褐色西装，也和刚才无异。

味冈赶忙躲进了旁边一家海苔店里，唯恐成瀬回头看见自己。他假装挑选货架上的海苔礼盒，斜眼观察浅褐色西服的动向。他站的位置不是很好，不过没等多久，成瀬就消失在了电梯口。

离开大楼二十分钟之后，甩开另外两人的成瀬也让车子折了回去。

成瀬为什么要回来？味冈移步至海苔店隔壁的洋酒店，望着橱窗里的黑色酒瓶和标签。肥硕的身躯和仔细观赏精美橱窗的姿态甚为相称。

味冈一边看标签上的字，一边想：成瀬这家伙，究竟是为了什么回来的？莫非是工作上的事？成瀬明明知道巨势不在事务所里——他们三人亲眼见到巨势上了电梯。

既然巨势不在，那么成瀬折回事务所就只可能出于两个原因：要么是落下了什么东西忘了拿，要么就是受他人之托，找泽田帮忙。他不可能是为了巨势口中的“跨县观光道路”来的，因为巨势也刚刚得到大藏省局长的首肯，具体的事项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得知。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巨势总会把机会平分给各个公司。成瀬也知道他没办法“领先一步”。

于是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虽然是来“做工作”的，可找的人却是泽田。看来成瀬是看准了泽田在巨势面前说话很有分量。可见成瀬是如何看待泽田与巨势的关系的。

不过也不能排除成瀬专程去见泽田美代子的可能性。四十七岁的成瀬五官棱角分明，高高瘦瘦的，业界都知道他的风流韵事。

味冈一想到成瀬现在已经在四楼敲响门铃了，他那颗被脂肪包裹的心脏便难受了起来。

他在洋酒店里站了整整三十分钟才离开。

除了味冈，还有四个人在等电梯。味冈拼命往墙上靠。成瀬没有坐刚才那班电梯，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就在下来的这一班电梯上。他之所以往墙上靠，也是为了避免让成瀬看到自己，可是肥硕的身躯这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